光緒吉林通志

臣長順跪

奏為勅修吉林通志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 聞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書序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是後世方志之書所由昉也吉林極幽營之東北控遼瀋之上游襟帶江山表裏華甸土苞上壤地跨勝形信神明之奧區寔守國之利器漢唐以前羈縻勿絕迨遼金元明爲州爲部爲路爲衛分土受治漸啟規模洪維我

國家肇啟大東衍源長白考諸鴻烈是爲報德之維溯
自
龍興實始發祥之地高山
天作豐水
謀詒
太祖
太宗威揚撻伐式昭七德
垂裕萬年
世祖克成厥勲奄壹區宇
列聖覲光揚烈丕顯丕丞

壓念舊邦聿隆
作述欽惟
皇帝陛下纘承統緒
寅紹丕基緬懷
締造之惟艱深維本根之至計
特允前將軍銘安之請添設官吏墾闢荒萊
闓澤宏敷隆規大起而且整軍經武設戍巳之屯防招
民實邊增庚戌之土斷形束壞制視內地無少殊其
疆域則視內省爲尤重允宜編諸方策垂示無窮而
三百年來省志未立無以恢宏

神謨潤色鴻業是亦守土之臣之責也且夫王者陶天下爲一家必先物土宜而制疆里外史掌四方之志將以申封守而畫郊圻是以河圖括地遁甲開山伯益山海之經周官職方之紀洎夫歷代並有專書顧華渚丹陵未顯孕靈之跡幽居邰室僅傳胥宇之文仰松柏於殷山景亳則圖經莫考指枌榆於炎社沛豐則紀述無聞唐家仙李蟠根徒聞十道之志宋氏商邱奠號空稱九域之書樂史寰宇不列典章歐陽輿地但箋沿革徧稽往籍罕徵省山輿宅之規茲遇紹聞敢忘

延邦啟土之烈臣職司守土歷有歲年概欲與此邦人士網羅舊聞徵謹綴輯然而吉林之志較之他省有倍難者夫索綏春秋端資邊瀏常璩國志半襲譙周是則一方之書不能不藉於一方之紀而吉林則自來紀載未有專書漢史三韓之說既范氏之誣辭渤海大氏之文僅唐書之旁及書缺有間不足據依惟乾隆四十四年

欽定盛京通志之書詳記吉林建置之事今擬恪遵

成式推廣新編而百餘年來之經制典章增華踵事亦應旁搜博采州次部居庶幾考獻徵文不虞散落特是創

青緗寫尚需日時而起例發凡宜先裁定伏以

聖皇啟宇

王迹肇基

開𠟗之神謨

征伐之偉烈在原在𤑛經

陟降而地靈成聚成都啟版圖於日闢爰在

聖祖則翠華三莅念切紹庭洎乎

高宗則鑾輅四臨功期纘

武頻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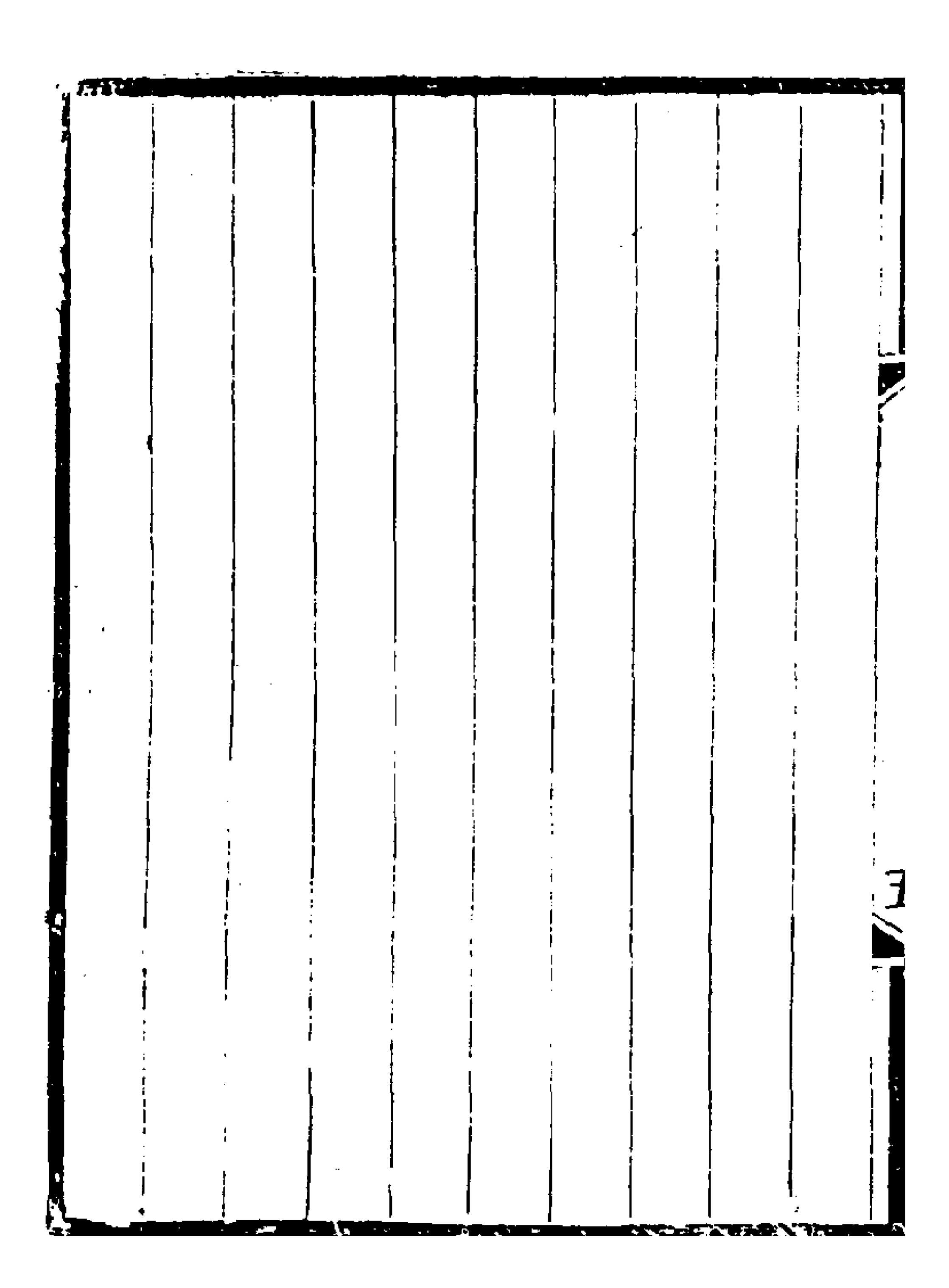
曠典富有

天章是皆宜恭紀
聖謨登諸首簡若夫星土井疆之纏截山川城郭之條分古
今沿革郡邑置省戶田賦役郵驛兵防長佐師儒之
官論秀書升之典薛季宣之編土俗范成大之記虞
衡人物志之昉林紘藝文志之依班固凡此門分戶
別總期綱舉目張是宜精捃密摭顯著臚晰者也至
於分率準望別成裴秀之圖斜上旁行更著史遷之
表庶幾言其域分條其風俗疆宇之故視之而可知
若坐堂皇俯視庭宇形勢所憑察之而足資將下以
為方來之法守而上以備

國史之要刪焉臣治戎是職守邊無效有愧伏波之聚
米開示衆軍竊慕鄧侯之收書能知隘塞用竭愚管
開局興修他日書成恭繕進
御所龔述艱難之
先業如陳二南七月之詩尤願追揆舊之
威稜以成克詰方行之盛所有挪修吉林通志緣由是否有
當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於光緒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具

癸十月初四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



吉林通志序

竊臣嘗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題盛京吉林黑龍江標注

戰蹟輿圖詩仰見

太祖

太宗威弧親御及

命將出師凡東三省

天戈所指之地一百四十有四而吉林則居其十七雖

聖武布昭猶不啻百戰而後得之蓋經營是地若此其勤也

迨順治建元統一區宇歷今二百五十二年而吉林

皇迹肇基實在明之中葉戊子歲蘇完部來朝辛卯歲收服
長白山之鴨綠江部厥後扈倫四部次第削平
威稜所懾覃及東海亦皆在甲申以前五六十年之間舉海
內之地之隸於職方者莫先於吉林蓋沐浴
醲化又若是其久也今天下郡縣皆有志吉林獨無專書其
事迹大凡僅附見於
盛京通志之內而乾隆以後維歷年因時制宜政多因
革壤地之有離合人民之有耗登秩官之有增裁名
號之有升降以今準昔未易殫言無以志之將何所
考且使

列祖掛垂之艱難與夫此邦之人被
化之悠久不悉著乎簡册而昭示於來許非所以彰
盛烈而
𦘕臣職也獨是修志之難尚矣而於吉林則尤難方
志之書首重沿革乾隆中
敕修熱河志及
皇輿西域圖志皆爲掛舉其沿革僅始自秦漢以來吉林
則肇自唐虞事追隆古較西北之開闢獨前千數百
年挹婁勿吉之殊稱肅愼女眞之異號別爲七部判
爲五京夫餘界接於挹澠黑水中分於搁地部族之
數旣已糺紛而大嶺以東七縣隸於都尉栗末以北

三州置於渤海郡縣之制權輿斯託必盡明昔時四至八到之分始能定今日星羅棊布之勢此沿革之難志者一也鄭樵云疆域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山川者疆域所由分也吉林之山則長白峙其東南綿亙千餘里三江發於長白其源流或千餘里或五六千里自來史志荒畧殊多如蓋馬之號明志誤認於遼東黑龍之名金史謬施於宋瓦是由年祀綿長道路悠遠傳聞不免失眞兼之文字互殊聲音屢譯記載尤不能無誤今欲例綜禹貢兼桑經酈注之規體列方言備譯史舌人之掌諳非尋山脈水訪瀆搜

渠何以得其主名信今傳後此山川之難志者二也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所以有文
事必有武備也吉林勁旅天下稱最自前世有三人
渤海當一虎之諺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之語
國初設昂邦章京後乃改爲將軍以統轄之而分隸於
各副都統者則有八旗駐防之兵二十年來變通舊
制倍餉而抽練之爲將軍所自將者則有吉勝驍勇
營之兵分防於甯姓琿沿邊之地統之以將軍而分
屬於幫辦大臣者則有靖邊營之兵其專屬於東三
省練兵大臣而分駐於吉林之地者則有吉字營之

兵兵之名凡四而府廳州縣之捕盜營兵猶不與焉
其增裁分併之數頗難覼縷又中俄分界定自康熙
其時吉林北界極於外興安嶺厥後改定非一今昔
大殊形勢屢遷控制彌要疆場之事實繫邊防所宜
備列始終以垂永鑒若不及今致錄將恐散落難稽
此武備之難志者三也在昔漢祖從龍多由豐沛光
武佐命半出南陽然盛極一時而不聞斷起吉林風
厚土博長白混同之雄秀浩瀚既已
發祥篤慶而又分其餘氣毓爲英賢爰自
開國建勳

中興戡亂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生於其間應期作
輔歷三百餘年之久接踵繼起用之不窮迥非兩漢
一時之盛所可倫比然自
國史以外他無所徵雖考信不誣而取材實隘至若金
源鄉業英傑挺生佐命之才屏藩之彥亦惟上京府
路所得爲多而金史之餘更無旁證此人物之雜志
者固也凡此皆地志之通裁而於吉林爲剏例既無
徵於文獻固極費於搜羅加以食貨之數經政之常
學校之規模與夫古今職官之同異雖皆整齊故事
排比舊文要其去取之間亦實具有微旨不敢蹈歟

陽修刊落事實之失仍斬免羅鄂州抄取計簿之譏
別識心裁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臣自光緒十七年
九月奏奉
俞旨開局與修自惟譾陋之才兼有簿書之冗以為草率
不足以塞責獨斷不足以集事用是集思廣益博訪
通才裁筆甚嚴操觚特慎發凡起例規橅悉本於前
修別類分門採摭務求其可據首登
聖訓如尚書之冠典謨次列
天章等益稷之存喜起別存
建邦之烈紀為大事之篇而前代遺文附從甄錄凡以記言

記事綱領全編者也由是考四千年之沿革挈領提綱綜五千里之方輿辨方正位食貨所以利用經制所以諧民學校敎文兵防脩武職秩重官師之守人才徵鍾毓之靈金石遺文亦加甄錄總期詳盡以備參稽至於徵材所餘事多叢瑣棄之則意有所惜存之則義有所妨別爲志餘綴諸末簡凡十三目統以志名子目四十有一爲卷百二十有二共三千六百八十九葉總百有餘萬言歲月幾更編摩粗畢敢謂部居而州次庶幾綱舉而目張雖未備輶軒未足入酉山之秘而光分册府倘希鑒

乙夜之觀伏願

皇上本覲

光揚

烈之忱溯

基命造邦之統覽川原之體勢則高山思

天作之勤攬都邑之殷闐則與宅懷

帝臨之赫緬作邑築城之詠懷

締造而思艱追降原陟巘之勞念

詒謀而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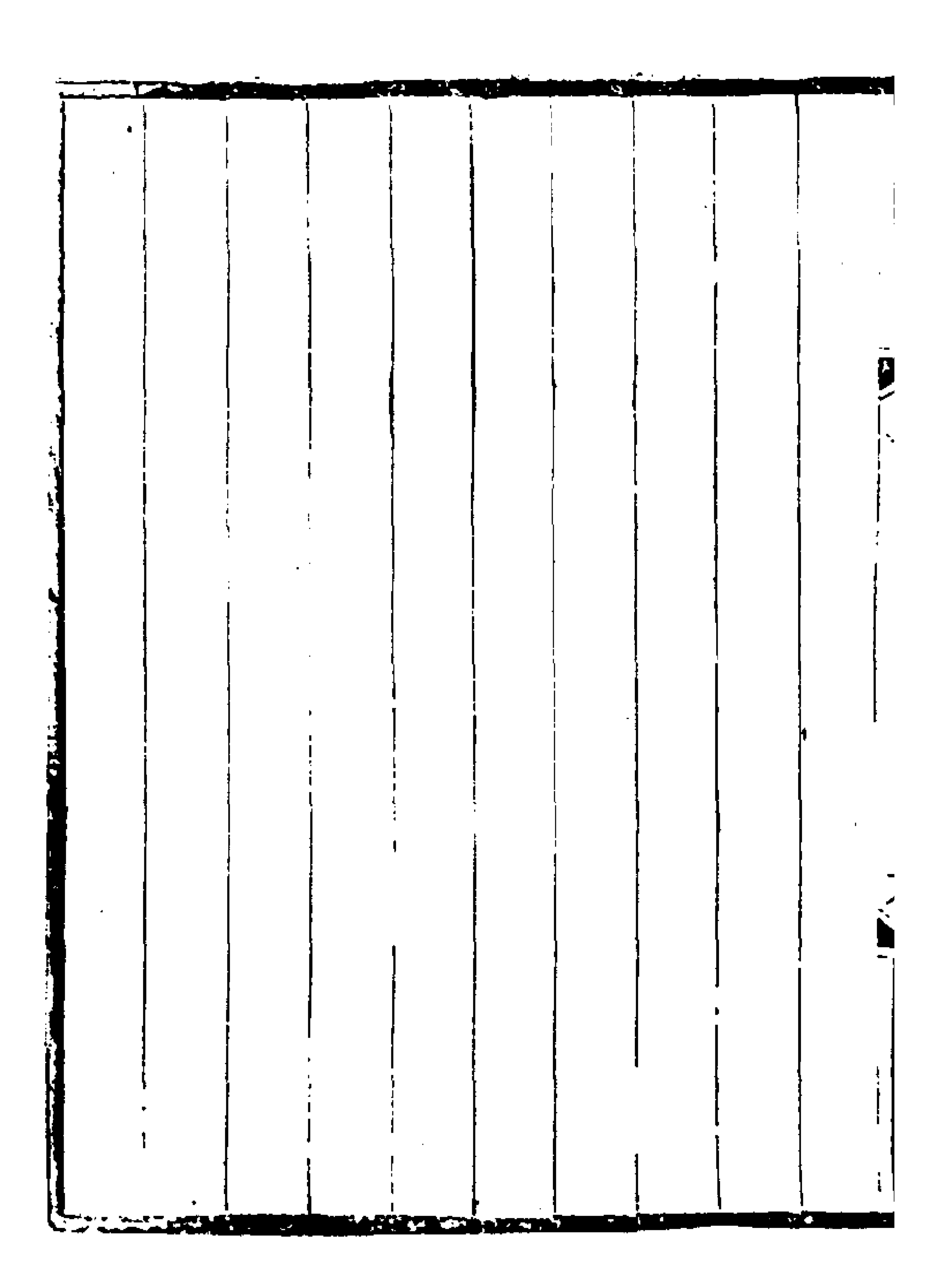
武庶冀得召公而闢國懋復迺疆迺理之規

陟禹迹而方行上符

丕顯

丕承之烈是則 臣 區區編輯是書之微意云爾

[illegible] 臣 長順謹序



吉林通志凡例

吉林烏拉四字連文

國語吉林謂沿烏拉謂江其曰吉林者從漢文而省也

紀述吉林之書不見於前史明一統志所載十未舉

其二三

國朝乾隆元年奉天府府丞王河纂

盛京通志四十八年又

敕撰盛京通志始合東三省事而并記之然皆以

盛京爲主吉林及黑龍江特從附載故彼詳此略亦其

勢然也四十二年曾

敕撰滿洲源流考專記地理體殊方志道光四年吉林將軍衙門堂主事薩迎阿撰吉林外紀僅鈔錄通志兼及吏牘體例龐雜文不雅訓考證尤疏難可依據蓋吉林之隸職方三百一十餘年今之專志實爲𣊫舉謹依

欽定盛京通志成式酌加損益以適事宜凡十三目統名以志不立雜名曰

聖訓曰

天章曰大事曰沿革皆無子目曰輿地曰食貨曰經制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人物曰金石曰志餘每一門中

各分子目條舉件繫以簡御繁凡爲卷一百二十有
二表散歸各卷圖附於後別爲敘例如左
史以記事兼以記言惟志亦然吉林爲
龍興舊土三百餘年以來
文謨
武烈
神
聖繼承䂓制顯庸絲綸丕煥謹編歷奉
詔諭及
皇上訓辭弁冕全書遵

盛京通志例也凡五卷
帝庸作歌載於益稷是則記言之史兼及篇章有明
徵矣
列聖靡念舊邦發爲歌詠
欽明文思謨典同垂匪第一方考鏡之資實立萬世訓行之
準謹稽
御集恭錄
天章亦
盛京通志例也總一百十篇共爲一卷
謝啟昆謂後世輿地之記雖名爲志然於一方古今

大事反缺略不載蓋猶囿於圖經之舊不能充類以盡義也顧其所爲廣西通志止紀前代獨缺
本朝蓋以分見各門勢難複見故也吉林則朱果
發祥
肇基皇迹
列聖戡定撫綏之偉績與夫各部落歸附之後先大抵皆在
甲申以前不爲專紀之篇不足以昭示
耿光大烈用是仿魏源
開國龍興記及何秋濤
聖武述略之意自長白衍祥以至用兵羅剎撮其大事用志

豐功其前代故事則仿臨安志紀事金陵新志通紀之例附

甄於後俾四千年之事蹟若網在綱蓋沿革之權輿

亦全書之綱領也凡三卷

戴震曰地志沿革不明則山川人物無一不誤誠篤

論也

國家建邦啟土出震乘乾

刱業始基實維茲地其古今沿革自宜詳臚始末昭信袪訛

惟自唐虞迄今國郡府路衞所之名屢經更易分合

同異最爲糾紛今故大書專門用昭所重冠表於前

以著相承之緒而詳稽史傳博考羣書以明表中稱

引所據分目提綱各加案語務使源流分合指掌瞭然至於引書必著出典徵實而少空文蘄以塞附會影響之談且以杜剽竊撏撦之習此全書之通例謹於此發其凡焉凡三卷

地理爲史志之一體而方志爲地理之專書故紀述當以地理爲本今立輿地一門爲子目九首曰天度志地之書例載天文分野其說本於周官保章氏而漢書地理志因之然分星惟隸九州而不及九州以外如析木爲燕分而并以元菟樂浪屬之是謂以其所及推其所不及已覺迂遠而不足憑況元菟東北

數千里之地又豈析木一次所能盡耶今遵
删除分野之說惟以北極高度京東偏度著
於篇而日出日入早晚及節氣時刻分杪皆按度里
表而出之次曰疆域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詳
記四至八到元豐九域志每縣下於距京距府旁郡
交錯四至八到之數縷晰尤詳辨方經野於義應爾
古史方隅具詳沿革故此門惟以今域爲據村鎮附
見從臨安志例烏蘇里江以東際海之地富克錦東
北海以外地皆詳記之是程大昌作雍錄樂史寰宇
記列幽嬀營檀十六州之意也次曰山川曰水道鄭

椎云郡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故禹貢以山川定疆界吉林之山古有不咸蓋馬水有粟末鴨綠其名號歪數千年以今地望診之班班可考鄭氏之說信不誣矣茲詳臚今古正位辨方分隸各城具詳里數庶有舛誤猶可考焉別爲水道備紀源流以水爲經即以水所歷之山谷城邑爲緯純用桑經酈注之例亦鄭氏所謂地理以水爲主之義也松花圖門鴨綠三江以爲之綱衆水爲目衆水又受衆小水以入江者別爲目中之綱而吉林全境如指諸掌矣至於今昔殊名清漢異字則附爲語解以代舌人次日城

池吉林之城庫薄已甚池尤淺狹無當設險之義然有基無壞踵事可增金元故城所在多有類次於後亦考古者所必資也次曰廨署設官以治民即有官舍以居治民之官備志建置年月與其處所俾居此者不以傳舍視亦吳郡志記官宇臨安志記官寺之例也次壇廟而祠祀寺觀並附焉吉林名山大川如長白松花禮隆命祀棲神壇宇皆當年奉

敕興修

國家有大典禮遣官祭告其他社稷壇壝及諸祠祀各有攸處今備志之蓋報功崇德將於此寄其誠也若

夫鄉聚叢祠浮屠老子之宮律以陸氏靈壽志之例宜從屏汰然水旱之有禱祈災荒之有振濟有司每借其地以爲公所則亦不可廢也次曰風俗仿荆楚歲時記岳陽風土記之例略綴於篇並附著赫哲費雅喀之俗使懷古者覽焉右皆麗於地者總爲輿地志凡十五卷

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爲圭臬志乘家莫不因之今亦依類區分爲子目五首曰戶口職方氏辨九州山澤之利並及男女生數是戶口隸於食貨之例也賦出於地役出於民故戶口

之登先於田賦今上起

開國下訖今茲備考官書旁稽案牘旗丁民戶詳列無遺次日田賦吉林初制地以旗分猶有井田遺意官莊之制亦存采地之遺歲月浸深典鬻時有又新舊荒熟名目尤繁今爲備列初終條別綱目凡章奏文移有關田賦一皆裁入本書亦班氏序次鼂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之例也雙城開墾尤旗人百世之利其所規畫間裁入宦績傳中則趙充國傳載屯田諸奏之例也期爲後法無憚詳陳次曰蠲緩

國家軫念舊邦偶遇偏災即行蠲振謹與田賦爲類遂

年記之以志
殊恩次曰物產禹貢九州備列土物吉林土膏沃衍百產
豐盈册報僅列空名不爲紀實舊志寥寥數語考證
尤疏今略仿南方草木狀之例辨名辨物別性類情
無取泛濫亦不敢失之荒陋總期有關斯土不泛作
草木蟲魚疏也次曰貢賦元豐九域志每州軍下備
載貢賦之額數足資考證蓋禹貢之遺意存焉吉林
東珠人葠貂皮歲貢
天府及他貢品凡皆祭祀所需蓋
聖人盡物盡志之義於斯見焉僅附物產不足以考規制

謹稽會典通考及各城檔冊錄其品物列爲專門總
爲食貨志凡八卷
經制之政仿於六典廣西志目曰經政順天志目曰
經制其義一也今依例纂輯爲子目七首曰禮儀伏
讀
大清會典通禮通典諸書皆官禮之精王政之要所以
廣教化美風俗也特卷帙繁重不能家置一編賴志
乘可稽藉資法守謝啟昆謂率土通行非一方所獨
有因廢而不載非通論也今約舉慶賀開讀宣講迎
春耕耤釋菜鄉飲賓興諸大典具著於篇庶使官紳

士庶不至惜於施用史通所譏重加編勒祇覺煩費之云不敢避也次曰祿餉吉林經費以養兵為大宗官俸武多於文亦皆為養兵而設光緒改制廳縣始增皆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開墾大租所入略足相敷而新增之兵及三省防軍猶資部撥儻開墾大加充擴則司農可省度支其為利益實非淺鮮今備列支銷核之入款贏不足之數可以一望而知則所以裕經費而籌經久者將於是有考焉次曰倉儲吉林地廣穀賤民鮮蓋藏樂歲粒米狼戾不知畜積凶年則仰給振濟別無良法若遇積潦在地轉運維艱

雖鄰境豐收不能相救倉儲所宜亟講也會典所載猶有可稽往制開先善規防後是在今日矣次曰錢法三代之世用錢至少秦漢以後浸多吉林自金天會時黃龍府肇州立錢帛司見於史者實始於此然其地皆在今省城以西至其東則

國初猶以銀布交易古意存焉咸豐初用鈔法厥後民間私用票光緒十年欲仿制錢以鑄銀錢亦不果行其開鑪鑄今之制錢則自十三年始行之未久滋弊已深備列始終亦一方盈虛之所由見也次礦廠天地自然之利當與天下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吉林

五金之產甲於滇粵煤礦之旺尤利民生若經理得

宜歲入自倍今以已開者分條詳記章奏附之案牘

所關亦並甄錄所冀逐漸推廣此為有開必先耳次

曰商務則朝鮮交易之章程次曰徵榷則吉林土稅

之規制並詳稽册籍條別科分整齊其辭不敢刊削

其迹也從順天志例總隸之經制凡八卷

古者先師無廟但立學校因事而釋奠焉後世州縣

建孔子廟因設為學制雖異古而用意同也吉林之

地自渤海金源皆嘗立學

國朝乾隆元年建文廟於永吉州蓋州縣之制實始於

此今作學校志其子目五首曰祀典歷代褒崇之禮從祀之儒並行恭紀從陶澍安徽通志例也次曰學宮凡典禮位次牲弊器數樂章舞譜之屬詳稽會典悉綴於篇俾學者入廟思敬以時習禮亦陳宏謀湖南通志例也次曰學署則廨署之分門次曰選舉取王制選士俊士造士進士皆出於學之意隸之此門蓋以吉林科舉向附奉天人數寥寥不能專紀故也次曰書院而鄉學義學社學學田並附焉總爲學校志凡六卷

自古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示威棱以遏姦軌於未

防也我

朝以武功開國

太祖高皇帝以十三甲聲揚王迹用兵實始於吉林今志武備爲子目四首曰兵制以著駐防之所自昉若練軍若靖邊軍若吉字營練軍皆三十年來所增設雖出權宜已成永制稽其尺籍並綴於篇次曰分界皆康熙至光緒以來中外定約之事邊防所繫宜隸此門傳所謂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者也次曰驛站次曰船艦皆兵屬也並類及之總爲武備志凡七卷

漢書百官公卿表首詳官制次講官名史氏前規實志乘成式唐人廳壁記凡職官姓名占籍任年雖丞尉必書所以備掌故也今兼斯二例用志職官漢唐以來靡得而詳者從略其可詳者託始於遼渤海金源並嘗建國其公卿以下統治一國者自爲京朝之官不當繫於一省惟守土之吏乃著於斯略以職分依年列表

本朝則以將軍統之文自巡道以下武自副都統以下依其品位具列於篇學政入表自莅吉之年始以使臣之體冠於巡道之上道例然也官績有可考者附

傳於後吉林所隸見魏晉間者若毌丘儉慕容廆迄唐李靖薛仁貴輩咸以征討至侈而志焉正如吳人祀范蠡爲有識所嗤至何能遷復扶餘則有功矣然所遷買沈他事無徵繇初未至其地故斷自遼耶律倍始遷一代渤海之地指尉東平（今遼陽州地）惟倍始封實臨潢（今甯古塔地）後來者未便牽連得書也倍亦以征討至而嘗撫治其地有愛民之心託始於斯於義差允金源一代官斯土者半皆地著大抵已見人物志茲不復具以避複至元明兩代無可考見

本朝則取之官書備詳仕履俾閱者有以考其始末焉

總爲職官志凡十四卷

修一方之志而爲人物作傳論載自應詳備以補正史所遺吉林人物則惟正史是資實鮮旁證唐以前無可考兩唐書蕃將傳多有云其先靺鞨人者辟之瑯邪隴西但標郡望核以限斷之義闌入非宜考之有徵故應自李謹行始以下皆以代次不復分門金源一代甄錄頗多而帝后不載明志不可僭史也其纂輯之法則皆依據史傳兼以表志互參集句成志篇不增一字人名地名依乾隆

欽改本仍注原作某字於下方間采續通志契丹大金國及

宏簡錄等以證異同其有他書什一而已至於

本朝彌復矜慎別於前代略分四門

開國功臣隸吉林者十六七不容以一鄉耆士班也則首之

以勳績大抵本滿洲名臣傳八旗通志八旗滿洲氏

族通譜

國史臣工列傳參之他載籍陶汰而疏通之不悉下注

以省繁複視他門爲詳視他志爲挪紀盛且補拾闕

遺也起天命者傳三世天聰崇德及順治以次降焉

既隸京旗即同土斷其貫籍於此非以長白標地望

者不在此例附以世職功授者入焉附以忠義死事

者入焉表分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各以年次有城可分者夾注其下事實無考名氏僅存則以無徵故亦陳壽志季漢輔臣常璩志華陽士女例也據一統志扈倫四部吉林全有其三惟哈達舊城屬奉天新城乃屬吉林傳中有云世居哈達者如索尼等傳既未能知其定居何城則亦過而存之庶幾無虞漏略云爾若夫言坊行表種學績文與夫以孝弟稱於宗族鄉黨者統曰耆舊又謫居僑寄均之無多不復如他志分門次之曰寓賢操觚所職凡有聞見無或遺若乃有而弗知知而弗傳則固有任其責者矣次曰

列女若節婦烈婦貞女烈女各傳其實不繫爲部居
劉向范蔚宗例也紀載蔑聞寥寥以此總爲人物志
凡四十七卷
吉金樂石考古所資也志乘甄采僅最其凡或傳錄
文字非由目驗沿訛襲謬不可勝言吉林風氣初開
搜羅未備然此僅見之十餘種自斐宝碑外皆拓本
見存證以史文足資參校得之非易懼復墜湮具錄
全文附以考證雖寥寥數葉亦立專門所冀他日補
緝有所附麗云爾
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書成得事與言

之無可比屬者若干條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又貫序無説今昉臨安志紀遺之例綴諸簡末如史家之小説子部之外篇爲人地事物以類相從畧爲區分未極賅備補苴罅漏以俟將來名曰志餘凡成二一卷譬之餘分閏位宜殿全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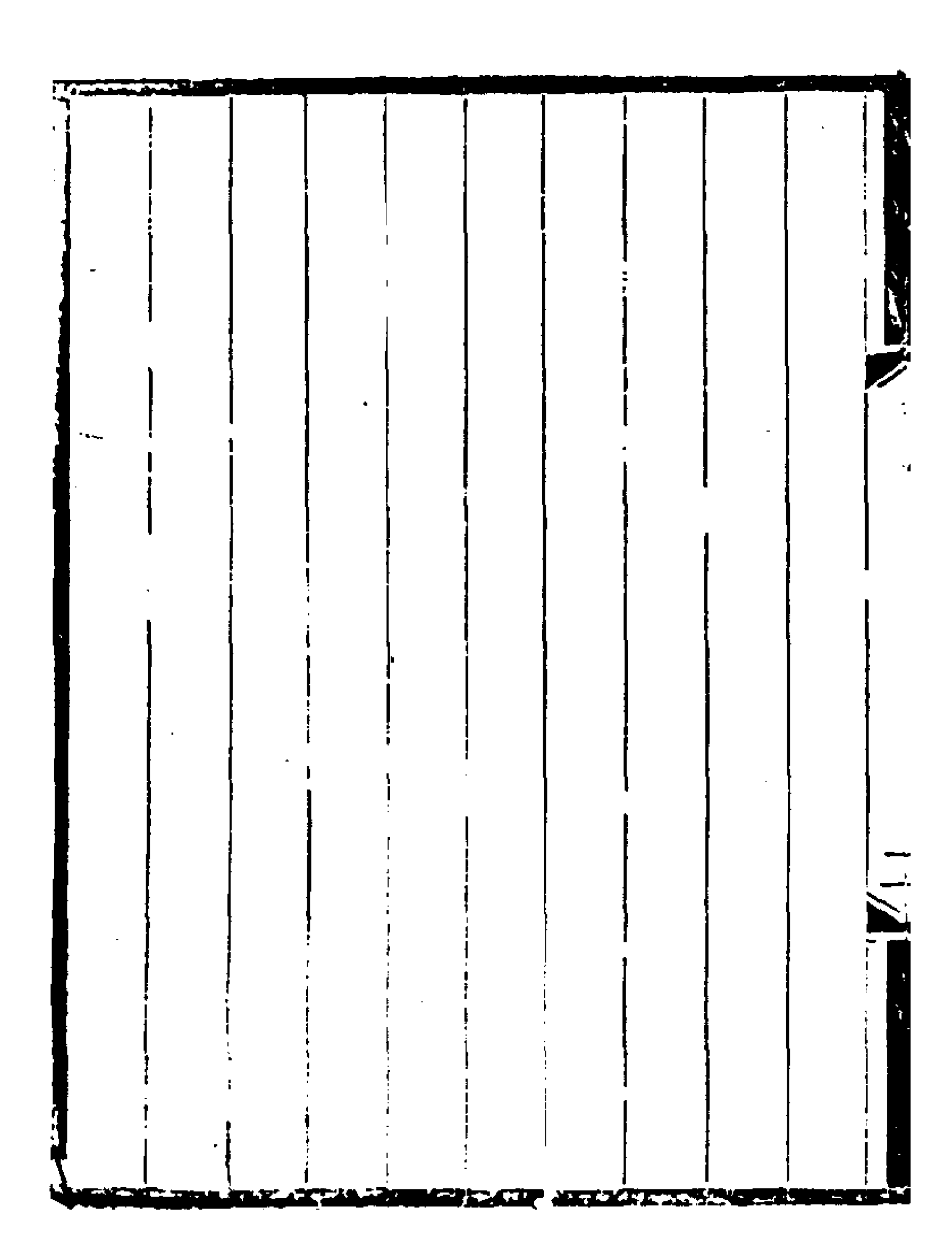
吉林通志圖例

治地理者首重輿圖圖之爲用視書猶切吉林幅員遼闊方數千里而爲區者僅十有二書之尺幅有限難以求詳今故別爲之圖附於書後因地制宜其勢然也凡圖十四總圖二舊界一每方二百里新界一每方百里吉林府將軍治所猶盛京之奉天也故爲分圖之首所屬伊通州敦化縣各圖一次之次以長春府圖所屬農安縣圖次之皆以十里開方是裴氏分率之義也府圖視州縣應移吉林長春則雖建府號而不置倚郭之縣與所屬各領

疆土如內地之直隸州故圖亦與州縣同伯都訥賓州五常雙城四處各分圖一亦每方十里四廳不隸於府事皆專達分巡道雖無直隸之名乃有其實而分地治民則同於州縣故圖亦從同凡吉林伯都訥阿勒楚喀各駐防之與府廳同地者載入各府廳之內從

皇朝文獻通考奉天錦州兩府附載駐防之例也其有專城駐守地不屬於府廳者次於後爲甯古塔三姓琿春分圖三三成廣袤各千餘里亦以十里開方者以副都統全制其地更無分城其體與州縣同且非是

不能詳也各城疆域廣狹不同圖之舒斂因之要使方數可增分寸無易庶冀披覽之下而地域廣輪之數一望而知如三姓之與寧安地大十倍較然易明則所以畫地置邑度地居民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將於閱圖而得之矣省城作回府作口州作口縣作○廳作◇城作▣站作△邊作卌界牌作丄中外之界以朱綫識之府廳州縣及各城分界則識之以藍方面皆以南爲上東西南北四正四隅辨方正位瞭如指掌亦期合於裴氏準望之義云



監修

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illegible]臣長順

總輯

花翎二品銜吉林分巡道加三級紀錄九次臣訥欽

翰林院侍講銜編修臣李桂林

廩貢生臣顧雲

總辦提調兼分輯

花翎選同銜知府用吉林候補同知臣楊同桂

提調

花翎三品銜在任候補道吉林府知府臣趙宗翰

花翎三品銜道員用長春府知府臣文韞
花翎署吉林府知府候補知府賓州廳同知臣謝汝欽
花翎五常廳同知臣郭錫銘
吉林候補同知臣廉瑞
幫提調兼校勘
藍翎五品銜同知用吉林候補知縣臣杜學瀛
分輯
翰林院編修臣許葉芬
兵部郎中臣席淦
五品銜分發廣東補用按察司經歷臣朱濟川

知縣用候選縣丞臣秦世銓
五品頂戴候選主簿臣荆其壽
舉人臣朱滄鼇
廪貢生臣朱爾楷
臣蔣觀炘
增生臣田曾彧
附生臣張祖祐
校勘
候選同知國子助教臣托龍武
山西候補知縣臣黃曦

舉人臣王賡廷

舉人臣金葆楨

監生臣陳日新

文童臣陳又新

繙譯

工部筆帖式臣吳振安

採訪

頭品頂戴花翎二品銜鎮守吉林地方副都統世襲騎都尉兼雲騎尉[illegible]克特依巴圖魯臣沙克都林扎

鎮守寗古塔地方副都統臣富爾丹

鎮守伯都訥地方副都統臣柏英

都統銜鎮守三姓富克錦地方副都統伯卿額巴圖魯 臣 富 魁

頭品頂戴鎮守阿勒楚喀拉林地方副都統博奇巴圖魯 臣 富 和

頭品頂戴督辦吉林邊務事宜鎮守琿春地方副都統 臣 恩 澤

花翎三品銜吉林府知府 臣 王鳴珂

花翎四品銜署伯都訥廳同知候補同知 臣 貟啟章

花翎知府用署五常廳同知候補同知 臣 玉 堃

花翎署賓州廳同知補用同知委用知州 臣 吳瞻菁

藍翎同知銜署雙城廳通判候補知縣 臣 趙敦誠

花翎四品銜在任候補同知伊通州知州 臣 彭明道

花翎陞用同知候補知州署敦化縣知縣 臣 書 瑞

花翎同知銜農安縣知縣臣黎尹融

收掌

五品頂戴分省儘先補用府經歷臣宋培緒

五品頂戴主簿用吉林候補巡檢臣趙仙瀛

六品頂戴縣丞銜臣周毓岐

繕寫

知縣用候選筆帖式臣鍾祥

候補筆帖式臣德蔭

候選訓導臣王汝霖

五品頂戴知縣用候選京府經歷臣余景喆

五品頂戴候選府經歷臣徐萬青

五品頂戴知縣用分省補用縣丞臣劉耀先

從九銜供事臣宮均

五品頂戴監生臣馬世烈

繪圖

五品銜分省補用府經歷臣陳樹勲

五品頂戴前鋒校臣榮和

從九銜臣劉元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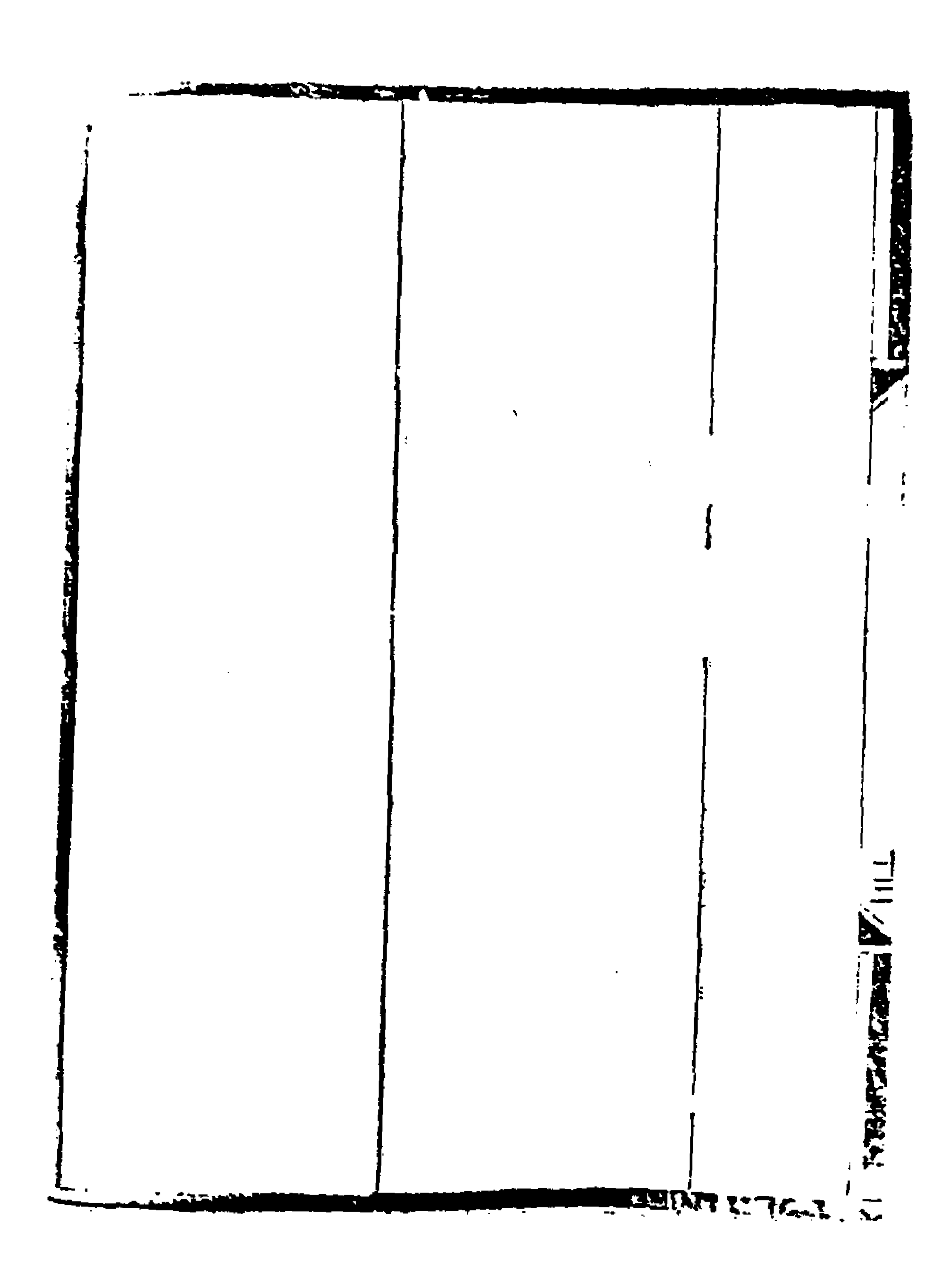
候選從九品臣李越川

督刊

四品銜升用知府吉林候補同知臣陳堉年

吉林通志目錄

金石志



聖訓志一

太祖高皇帝癸巳九月

上聞葉赫哈達烏喇輝發科爾沁席北卦爾察朱舍里訥殷九姓之國合兵來侵以我軍夜出恐驚國人傳語諸將且日啟行遂安寢次日出兵至拖克索地

上誡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縶難以奮擊我兵輕便破敵必矣衆如命時敵兵甚多衆閧之色變

上曰爾等毋憂吾必不疲爾力俾爾苦戰惟壁於險誘之

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則四面列陣以步軍徐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其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彼衆自潰我兵雖少奮力一戰固可必勝耳及接戰大破敵衆均如

上諭

上旣破九國之兵生擒烏喇貝勒布占泰

諭之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天厭汝等昨已擒斬布寨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旣見汝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遂解其縛賜猞猁猻裘豢養之

壬子十月

上征烏喇國旣克其六城兩軍相拒河岸衆貝勒請渡河攻

其所居大城

上諭曰汝等毋作此浮面取水之議當爲探原之論耳譬伐

大木豈能遽攏必以斧斤斫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

力敵之大國欲一舉取之能盡滅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

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爲主無民何以爲

君乎遂率師毀其六城而還

癸丑正月巳未

上以烏喇國背盟親率大兵往征之時烏喇貝勒布占泰率

兵三萬越富爾哈城而軍我統軍諸貝勒大臣皆欲戰

上諭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躍騎突陣斬將搴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貝勒諸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故緩也爾眾志既孚即可決戰因命取鎧冑被之復

諭將士曰儻蒙

天眷佑破敵眾即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乃進兵

指揮將士比接戰

親馳衝入大敗烏喇兵遂滅其國

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辛未三月甲午勞征克瓦爾喀軍先

是大臣蒙阿圖率官八員兵三百人往征瓦爾喀

諭之曰爾等行軍宜嚴紀律毋妄殺毋劫擄歸附之衆皆編爲民戶攜還其所產貂皮及一切諸物毋得纖毫私取若克建功績自加陞賞

六年十二月庚寅獵於葉赫

諭諸貝勒曰爾等慎毋以獵人所射之獸冒爲己之所射而競取之在獵人最畏懼爾貝勒誰敢不讓而爾貝勒豈可强奪其物乎儻再有厮卒等盜取馬絆韉屜等物者罪及其主決不姑宥

七年十一月命大臣吉思哈武巴海率官兵征瓦爾喀部

諭之曰爾等勿專以俘獲爲念致降順之人復叛逃而去所俘婦女當擇謹厚人守護若有姦淫事覺從重治罪至將領士卒身欲休息止許弛弓甞寢若昏夜務擐甲上弦不可怠忽其貝勒家人遇用兵處皆令入伍聽調遣凡所俘獲令各自立營以無父母之子女分給守親爾領兵諸將嚴飭軍士不許任意乘馬馬正行時勿飲以水駐營時須散放滚塵先令食草然後飲以水其喻古塔拉發二處人可分爲三以二分留守一分隨征烏扎拉部落編戶人等

亦令隨往有所俘獲任其自取

八年二月呼爾哈所屬頭目羌圖禮瑪爾罕率六姓六十七人來朝貢貂皮

太宗以羌圖禮等自歸服以來在天聰五年七月貢獻不絕宴之

賜鞍馬段布有差

諭之曰呼爾哈慢不朝貢將發大兵往征爾等勿與往來以致誤殺此次出師不似從前兵少必集大眾以行爾等如有舊相識者欲見之不爾禁也

十二月癸卯遣大臣武巴海荆古爾岱率兵往征瓦爾喀

太宗命管兵部貝勒岳託傳
諭曰茲命爾等往征瓦爾喀所至務謹慎從事各副委任不可怠忽聞尼滿地方有千餘人在彼築城屯駐爾等宜往略之至各屯戶多少武巴海儘可取者量力取之有分達哩所居之屯宜率鄉導往前先取餘可次第略定凡此諸屯非有統帥哨防不過泄泄然散處各村落然其人雖愚耳目頗眾爾等自甯古塔啟行之日即行防範毋令彼知覺伺其所在以智取之所有俘獲當加意守視時其衣食勿令凍餒前遣達珠瑚以疏忽遇害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勞績方令承襲世職爾等未能如達珠瑚之功儻不自慎

欲希格外之恩不可得也夫攻略之後或俘人逋逃或自被戕害皆出與彼同處日久漫無防範以及戮辱其婦女所致前者正紅旗輝滿征瓦爾喀時所爲多不義爾等慎勿效尤亦毋以其物力豐足妄行多取彼既服從秋毫不可犯爾等其毋違朕命

九年十月癸未復發兵征瓦爾喀啟行之日兵部承

政率出兵大臣進見

太宗諭曰此番馬匹較前肥壯自京城以至出邊須令緩行休息既久即可兼程以進四路兵或有服逃者同時當記其數爾多濟里所往之地島嶼甚多有可取者造船取之

如不可取當識之以爲後圖至其中有從我國逃去者可遣人往招之諭以昔時爾等逃亡因年歲不登之故今諸蒙古俱傾心內附爾等宜速來歸如此開諭自當輸誠恐後也

崇德五年庚辰二月丙辰遣多濟里喀珠等往征烏扎拉部

諭曰爾等此行或由水路或由陸路往返宜速務以兵扼其亟地若得其地將進貢獻及欺誑之人執之以歸凡事公議而行毋得怠忽

五月甲辰征瓦爾喀部奏捷先是東方瓦爾喀部眾

叛入熊島遣薩爾糾英古納爾泰錫圖等率兵往瓦
爾喀收其餘黨
諭曰爾等可於拉發地方牧馬前進兵少宜合爲一隊以行
勿貪得輕殺勿妄取爲俘抗拒者諭降之殺傷我兵者誅
戮之歸附之人編爲戸口令貢海豹皮諭以棄惡從善勉
爲良民軍行往返勿侵擾朝鮮境地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庚戌二月癸未
上諭刑部向來定例流徙尚陽堡甯古塔罪人於六月十二
月停遣餘月皆令發往今思自十月至正月俱嚴寒之候
所徙罪人貧者殊多衣絮單薄無以禦寒罪不至死而凍

斃於路甚爲可憫繼自今流徙伺陽堡甯古塔罪人自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遣

十年冬十月辛巳

召甯古塔將軍巴海問甯古塔及瓦爾喀胡爾喀人民風俗

諭曰瓦爾喀胡爾喀人皆暴戾奸詭爾其善布教化以副朕綏遠至意

壬辰

諭甯古塔將軍巴海朕向問爾賢能今侍朕左右朕益知爾矣飛牙喀黑折雖服然其性暴戾當善爲防之尤須廣布教化多方訓迪以副朕懷遠至意羅刹雖云投誠尤當加

意防禦操練士馬整備器械毋墮狡計至於地方應行大
事即行陳奏毋得疑畏爾膺邊方重任尙其黽勉以報朕
知遇之恩

十六年丁巳九月丙子先是

上諭內大臣覺羅武默訥侍衛費耀色等曰長白山乃
祖宗發祥之地今無確知之人爾等前赴鎭守烏喇將軍處
選熟識路徑者導往詳視明白以便酌行祀禮爾等可於
大暑前馳驛速去至是武默訥等自長白山還京復
命
上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

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該部會同內閣詳議以聞

十八年冬十月戊子先是吏戸兵刑四部會議私採

人蔘條例請旨

上曰採蔘本以養人定例過嚴則無知小民動罹法網反致傷生其令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至是議政王大臣等議爲首者絞爲從者枷責

上曰邇來採蔘必越佛阿喇地方較前稍遠是以價日貴而盜者愈多不若令佛阿喇駐防官兵中途察緝則法不待嚴而弊自可絕矣

二十一年壬戌四月己卯兵部議准甯古塔將軍巴

海題緝獲盜採人蔘之官兵應定例以示勸懲

上曰盜採人蔘官兵蹤跡緝獲者視所獲多寡議敘甚爲允當但恐非係採蔘之人妄有拘執奪其資財致子身採捕他物者無故罹害亦未可知嗣後有犯此者作何處分其再議之

五月壬子

諭大學士等流徙寧古塔烏喇人犯朕向者未悉其苦今謁陵至彼目擊方知此輩既無房屋棲身又無資力耕種復重困於差徭況南人脆弱來此苦寒之地風雪凜冽必至顛踣溝壑遠離鄉土音信不通殊可憫惻雖若輩罪由自作

然發遼陽諸處安置亦足以蔽其辜矣彼地尚有田土可以資生室廬可以安處且此等罪人雖在烏喇等處亦無用也

丙寅

諭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瓦禮祜等朕幸吉林地方詢訪民隱見兵丁役重差繁勞苦至極此等情由同爾之日將軍以下至於兵丁教諭大意已有特旨朕自至京師復爲思繹不將各種無益差徭與革除兵丁人等終無裨補且不得蘇甦矣一應鷹鷂等雖於三月尋覓四月內捕取最妨農事兼屬無益況所得鷹鷂不諳呼飼難至

京師徒勞人力應行停止一自八月放鷹原欲令之熟習以便齎送數年以來並無名鷹貢至京師在烏喇地方兵丁於冬寒之時尋覓山雞人馬勞頓應行停止一圍獵以講武事必不可廢亦不可無時冬月行大圍臘底行年圍春夏則看馬之肥瘠酌量行圍令貧人採取禽獸皮肉須豫先傳明日期以便遵行所獲禽獸均行分給圍獵不整肅者照例懲治不可時加責罰苛求瑣屑遇有猛獸須小心防禦以人爲重勿致誤有所傷一打牲鰉等魚既有專管西特庫等烏喇兵丁應停差役其搬移新滿洲採取造房並船隻桅木等項及偵探巡邏等差俱係軍務乃駐防

官兵專責不可寬假應照常行此外偶爾差遣大臣侍衛督看採取東珠砍伐木植尋覓鷹鷂不涉每歲定例所行之事似無過勞此後將軍以下撥什庫以上應念兵丁遠居邊境無市貿易身冒嚴寒往採山木妻子汲水操作備極艱辛時加憐憫吉林烏喇田地米糧甚爲緊要農事有誤關繫非細宜勸勉之使勤耕種朕軫念滿洲人民生理欲遣人專往以驛遞疲弊故因筆帖式來奏特諭

十二月甲午副都統郎談等自打虎兒索倫還以羅刹情形具奏

諭議政王大臣等據郎談等奏攻取羅刹甚易發兵三千足

矣朕意亦以爲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調烏喇甯古
塔兵一千五百並製造船艦發紅衣礮鳥槍及演習之人
於黑龍江呼瑪爾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
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旗及席北烏喇之官屯約可得一
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至匱乏黑
龍江城距索倫村不遠五宿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
至淨溪里烏喇令索倫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則羅刹
不得納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
矣其命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往駐黑龍
江呼瑪爾

二十二年癸亥三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饋運烏拉寧古塔自遼河溯流運至等色屯隨用蒙古之力陸路運至伊屯門自伊屯門船載順流運至松花江甚善內府佐領下屯莊糧米充足需用幾何即以屯丁之力運至遼河津要船載趣運并備畚具樁木若遼於淺束水以行糧米或於等色屯伊屯門伊屯口或於巨流河口築倉收貯船在邊內我兵衛送邊外蒙古兵衛送宜少載糧米多備挽夫俾船行輕利兩河中阻陸路酌派車載其船準何式置造錢糧需用若干爾等與戶工二部理藩院及郎坦觀圖詳議至造伊屯門以北

運船運至松花江及築倉收貯事宜應否交與留鎮烏拉副都統其併定議以聞又

諭前薩布素來奏明年六月前兵食伊等齎行餘悉存留爾時曾諭以六月後所需運黑龍江松花江交匯處令其迎取今應於烏拉造大船五十艘或以薩布素等所留蒙古錫伯米或以盛京所發米計口運往烏拉甯古塔兵皆貧乏現在出征者半任輸輓復用餘兵恐致困苦烏拉錫特庫所屬八家獵戶停獵一年令其輸輓庶兵力稍紓黑龍松花兩江交匯處自吉林順流而往薩布素等自彼駐兵之所順流而來水路遠近相等俟明春冰解即運兩江接

界令薩布素等量發官兵船艘前來進取

九月戊寅

上諭甯古塔將軍殷圖曰南方各省人人願往至甯古塔則不願者多朕以爾才能可用故簡任爲將軍烏喇別無他非彼土之人惟好訐訟爾至當敷布教化俾識義理令俱改過遷善尤宜愛養兵丁令各得所我兵逼近羅刹須時加操練以修武備巴海暴戾貪污不恤士卒遂至失所其新滿洲皆求主來歸理應撫綏慰勞施以教化俾安其生盛京副都統佟寶是一堪用之人在烏喇將及一載彼處地方情形必能洞悉爾到日暫留佟寶一二月奏明後方

遣回

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庚戌

上命郎中博奇等赴烏喇設立驛站

諭之曰此係創立驛站之地關係緊要爾等會同彼處將軍副都統詢明熟識地方之人詳加確議安設凡在驛人役及馬匹牲畜需用之物並所食糧米今歲耕種不及須計及明年加厚料理儻過於儉嗇食用諸物或至匱乏爾等宜從長計議使其久遠可行毋得狃於目前之見草草完事

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日者遣部員自吉林烏喇至黑龍江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種田穀大穫夫民食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種那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爲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効力視衆爲優其令註册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穫則議敘之

二十六年丁卯十月己巳

上諭兵部尚書鄂爾多等曰黑龍江至爲要地兵丁勞苦朕罔不知曩者鄂羅斯占踞打虎兒索倫等處擾害邊疆幾

四十餘年後備足軍食永戍黑龍江以困逼之鄂羅斯遂窘迫歸順苟糧儲不足則如沙爾瑚達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朕所以委曲區畫自盛京等處轉輸糧食及今所種米穀積貯至裕彼地大臣官員皆不思撙節濫給與無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圖軍儲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在我之官兵撤回鄂羅斯大衆亦難以齊來然或一二人或十餘人陸續聚集於黑龍江松花江之間構造木城盤踞其地則我取之維艱是鄂羅斯爲主兵而我反爲客兵也今我惟多貯糧食永戍官兵則我兵以逸待勞矣如此則鄂羅斯頻瑣來犯斷乎不能欲大隊侵入則彼糧食何

能輓運耶若黑龍江不將官兵永戍自松花江黑龍江以外所居民人難以安居爾等皆係選擇差遣須殫心竭慮務期爲久遠充裕之計詳加籌議惟此一舉也亦無事再遣矣

二十七年戊辰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盛京甯古塔沿途驛站往來官員多索車馬鞭撻驛站人役所在多有嗣後如此苦累驛站者管理驛站官即行報部如徇情不報事發幷驛站官治罪其下兵部定例具奏

三十四年乙亥十二月丁未兵部奏烏喇打貂鼠不

足額該管官應議罪

上曰數年來因常捕故貂少但得如數而已以此議處是無辜獲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關緊要且貂價甚貴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該部行文烏喇將軍議定到日再奏

三十五年丙子二月甲午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前令黑龍江甯古塔盛京立刻備兵各居其地者恐噶爾丹知我三路大兵進剿慢迫東行是以使之預備今觀口外來報情形亦有東行之狀著薩布素立刻整備屬下兵馬遠設偵探如有用盛京甯古塔

兵之處許彼星速往召總轄調遣其左近蒙古亦當小心防備因薩布素所居懸隔恐報京聲息不得聞知可將凡厄嚕爾丹之事口外報文一一查開月日發與薩布素知之以便準備行事盛京甯古塔將軍處亦著檄知

四月己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噶爾丹由克魯倫河順流已至伊渣爾厄爾幾納克地方我西來兩路兵及中路兵俱近克魯倫河矣噶爾丹勢蹙或向東竄入亦未可知著盛京甯古塔兵前往索岳爾濟山屯扎黑龍江兵亦赴彼會齊可速檄行

十二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黑龍江吉林烏喇地方頻歲不登可移文盛京將軍令整繕船隻將盛京倉儲米穀以彼地人力運五千石至莫爾渾阿敦之地積貯之

四十四年閏四月乙未吉林烏喇將軍宗室楊福奏請吉林烏喇伯都訥等處動支庫銀買馬給兵丁牧養

上曰此事不准行朕屢以太僕寺之廄馬並茶馬賞給京師兵丁及各處駐防兵丁所以兵丁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之時議馬政者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爲最善今口外馬

廠孳生已及十萬牛有六萬羊至二十餘萬若將如許馬
與牛羊驅至內地牧養即日費萬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
不費飼而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時見牲畜彌滿山
谷間歷行八日猶絡繹不絕也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六月乙卯

諭理藩院郭爾羅斯乏食爾等議將鄰近札薩克公巴圖旗
下倉糧撥給散賑等語殊未妥協若將此項倉糧撥給將
來伊旗下儻遇旱災又將何處米石撥給乎朕思伯都訥
貯存倉糧頗多可備散賑之用但止給與米糧餬口並無
產業營生亦非久遠之計從前給產業買牲餼之事俱將

富戶派出以致苟且塞責所給之物浮報數倍蒙古並不
得實惠夫科爾沁一旗與別部落蒙古不同
太祖高皇帝時首先臣服且爲朕
皇曾祖妣孝莊文皇后
皇祖妣孝惠章皇后之母家世爲國戚恪恭巽順歷今百有
餘年今聞伊屬下之人乏食朕心軫惻著卽動用正項錢
糧三萬兩往賑再派出大臣一員司官一員往郭爾羅斯
旗下將貧在窮苦並無牲畜之人查明數目按其戶口給
與羊牛隻務令寬裕足用爾衙門會同總理事務王大
臣速議具奏

二年甲辰四月壬子

上諭刑部禁止私刨人葠舊例不論已得未得俱解送刑部往返拖累故於盛京刑部監禁每年差官前往審理朕思伊等俱係圖利窮民春夏時被獲監至九月十月方得審結延挨日月身受寒暑多致疾病死亡甚屬可憫甯古塔有將軍辦事御史盛京有將軍刑部嗣後將各地方所獲者即行審理作速完結年底彙齊具本啟奏自今將審理偷刨人葠之部院衙門堂官停其遣往如此則禁內之人無久禁凍餒之苦累矣

七月甲子辦理船廠事務給事中趙殿最奏船廠地

方應建造

文廟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

上諭內閣文武學業俱屬一體不得謂孰重孰輕文武兼通

世鮮其人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

遠惟賴烏喇甯古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耳今若

崇尚文藝則子弟之稍穎悟者俱專意於讀書不留心於

武備矣卽使果能力學亦豈能及江南漢人何必舍己之

長技而强習所不能耶我滿洲人等篤於事上一意竭誠

孝於父母不好貨財雖極貧困窘迫不行無恥卑鄙之事

此我滿洲人之所長也讀書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讀

書而不能行轉不如不讀書而能行也本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略耳並未嘗恃虛文以粉飾而凡厥政務悉暗合於古來聖帝明王之徽猷並無稍有不及之處觀此可知實行之勝於虛文矣我滿洲人等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豈不勝於漢人之文藝蒙古之經典歟今若崇尚文藝一概令其學習勢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緒恐武事既廢文藝又未能通徒成兩無所用之人耳理宜遵朕從前所降毋棄滿洲本習之諭行專令兵丁人等各務實行勤學武略以敦儉樸之習何必留意於此等無有實效之處以貳兵丁之心强其所不能而徒事於虛名也此

旨妄聽發遣人丙稍能識字之匪類不顧大體肆言搖惑之所致耳果能盡心鼓勵得材勇卓越者數人以備朕之用俾保障國家收股肱之效恔之成就一二爲劣無能之生員爲蓮勝也將朕所降諭旨及此奏請之處曉諭烏喇甯古塔等處人等知悉並行知黑龍江將軍共相勉勵但務守滿洲本習不可稍有疑貳再通行京城八旗人員知之在京之滿洲人等與盛京烏喇等處之滿洲不同文武二藝俱爲不徃不學之事如果二者兼優朕必重用但人之能精一藝者尚少二者俱優自必更少矣儻不能造詣是徒成一無用之人也滿洲子弟雖敎以讀書亦不可棄

習本習果有可學之子弟務須加意教訓俾其精詣優通
如不能望其精詣者仍應令其學習滿洲之武略騎射但
勿崇尚文藝以致二者俱無成就而以滿洲之武略爲可
鄙也惟我滿洲本習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所宜敦勉

五年丁未六月庚子

諭內閣開原與船廠相隔六百餘里自開原押送發遣犯人
官兵往返行走月餘甚屬勞苦聞得從前議於船廠開原
適中之地在克爾素驛站左右酌設官兵因與圍場相近
恐禽獸驚逸而止今在此處雖近圍場仍是大路可以安
設官兵惟當禁其驚散圍場耳但必須相視膏腴可耕之

地令其永遠居住則押送發遣人犯往還可免勞苦矣著

議政王大臣詳議具奏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丙辰九月甲辰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發給黑龍江甯古塔等處披甲爲奴之犯原係叛逆及強盜減等者此等皆罪惡重大寬免其死發令爲奴已屬法外之仁而伊等兇惡性成仍復犯法是以定有聽伊主打死勿問之例乃聞各處披甲人等竟有圖占該犯妻女不遂所欲因而斃其性命者情甚可惡且其中有曾爲職官生監而亦受凌辱漫無區別情實堪憫著各該將軍等查明現在爲奴人犯內有曾爲職官及

舉貢生監出身者一概免其爲奴即於戍所另編入該旗該營令其出戶當差並出示曉諭披甲人等俾其痛改舊習儻仍有圖占犯人妻女因而致斃其命者查出仍行照律治罪而爲奴人犯亦不得捏詞挾制伊主嗣後法司定案除眞正反叛及强盜免死減等人犯外其職官舉貢生監等有罪應發遣者不得加以爲奴字樣如何分別定例之處該部詳議具奏

七年壬午四月庚子

上諭內閣據將軍鄂彌達奏稱吉林烏拉地方失火燒燬衙署官兵房屋數百間等語兵丁被火燒燬房屋朕心軫念

其房屋被燒兵丁著每人賞一月錢糧此失火之事雖不能豫加防範使之必無而救火諸器具備辦妥協萬一遇有火警亦不難於撲滅著行文鄂彌達等將救火諸器具俱妥協備辦

九年甲子三月丙申

上諭內閣去歲拉林阿勒楚喀地方墾田所穫蕎麥七千七百餘石皆係存公備用之項朕思墾田蓋房兵丁雖經賞給鹽菜口糧銀兩但伊等因身赴拉林阿勒楚喀種地蓋房其原籍私田不獲耕種恐養贍家口或致拮据此所存蕎麥著施恩賞給種地蓋房兵丁俾伊等養贍家口得以

寬裕

十年乙丑五月癸未

上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奉天將軍達勒當阿奏甯古塔所屬南海德克登伊等處藏匿偷挖人蔘之犯甚衆應行派撥官兵前往查拏請著該將軍與副都統商辦等語從前雖經將軍鄂彌達奏派官兵查拏此等人犯並未實力清除而接任將軍博第巴靈阿等亦不以此爲事蓋因與彼處居人有所牽制故止慮應故事前往一次不過拏獲數犯以圖塞責辦理殊屬草率立法禁止之地容此等匪類潛行聚集恐滋事端此次辦理務期實心蕩剔永靖地方不

得仍前徒務虛名苟且從事著曉諭該將軍巴靈阿知之

十一年丙寅十二月戊子

上諭內閣八旗辦理世襲官有將外省駐防應擬正陪列名之人全行咨取者或有將應列名之人不行咨取者辦理未昭畫一再拉林地方駐防人等係新移駐防屯田以資生計若將伊等咨取不得襲官而還有妨生計此等外省駐防之人長途往返徒勞跋涉嗣後各省駐防人內遇有

京城應行承襲世職缺出於擬正陪有分者著該旗行文咨問其情願來京者咨取來京不願者聽

十二年丁卯二月壬戌

上諭內閣據甯古塔將軍阿蘭泰奏永吉一州設在吉林烏拉係甯古塔將軍所轄地方該州向隸奉天府一應辦理旗民事務俱申報府尹轉咨不但稽延時日且於辦理事件多至掣肘請將永吉州改設理事同知屬甯古塔將軍管轄等語著照該將軍所請永吉州改設理事同知管理該州事務其作何裁改一應事宜交與該部定議具奏

十三年戊辰三月庚戌

上諭內閣據將軍阿蘭泰等奏稱拉林一千滿洲去歲所荒地畝因伊等力量不足將原給地一千頃不能全行耕種所收穀石因還從前所借穀石並備耕種以致口糧不能

接濟等語一千滿洲口糧既已不敷著該將軍等於拉林倉穀借給一萬石以資接濟此項穀石俟原借穀八千石扣還後分作五年扣還

十六年辛未三月丙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黑龍江將軍富爾丹等奏稱去歲吉林地方雨水過多河水漲溢衝損田苗米價昂貴每一大石價至九兩之多如青黃不接時米價再長窮民更覺艱難請將黑龍江所屬呼蘭地方倉貯米石撥倉斛一萬石由水路運至吉林令彼處旗人照齊齊哈爾地方所定官價倉斛三石五斗四升糶價銀一兩二錢等語此奏雖屬留

心公事但所奏倉斛三石五斗四升糶價銀一兩二錢較一大石之數足與不足摺內並未聲明如一大石與倉斛三石五斗四升之數相等則吉林地方現已賣銀九兩而倉斛三石五斗四升只作價一兩二錢減價過多恐不肖之徒從中取利賤買貴賣反於窮民無益夫平價一事當視現在價值以爲平減如減價太過則多寡懸殊反生弊端但富爾丹等既稱現在吉林米價昂貴若俟查明請旨再行辦理現當青黃不接之時與窮民無益可傳諭富爾丹卓鼐等會同商酌惟期有益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十七年壬申七月丙寅

諭匪徒重利盤剝旗人發拉林阿勒楚喀種地

九月丁卯

上諭內閣八旗發往拉林阿勒楚喀種地人等多未攜家同行恐不能在彼安心或私自逃回或逃往他處皆未可定著傳諭八旗大臣等嗣後咨送拉林阿勒楚喀種地人等將家屬一併咨送不必留京

十一月乙酉

上諭內閣本年八旗查得發往拉林阿勒楚喀屯田人內有攜帶家口者有單身前往者辦理殊未畫一經副都統滿泰條奏朕已降旨令八旗都統等將各旗所有派往屯田

之人未曾攜帶妻子者查明官爲治裝送往以示體恤但
思程途遙遠伊等家屬又皆婦女官爲差送諸多未便此
內如有願往者聽其自攜親戚伴送毋庸官爲簽差嗣後
八旗派往屯田之人俱著攜帶家口

十二月丙申

上諭內閣向來巡察盛京船廠俱於科道內由都察院帶領
引見簡派至巡察黑龍江則於科道部員內由吏部帶領
引見辦理殊未畫一嗣後巡察黑龍江亦著於科道內由
都察院帶領引見

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

上諭內閣滿洲習俗純樸忠義稟乎天性原不識所謂書籍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
皇祖聖祖仁皇帝欲俾不識漢文之人通曉古事於品行有益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鑑等書繙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並不繙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繙譯使人閱看誘以爲惡甚至以滿洲單字還音鈔寫古詞者俱有似此穢惡之書非惟無益而滿洲等習俗之偷皆由於此如愚民之惑於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於滿洲舊習所關甚重不可不嚴行禁止將此交八旗大臣東三省將軍各駐防將軍大臣等除官行刊刻舊有繙譯正書

外其私行繙寫並清字古詞俱著查聚嚴禁將現有者查
出燒燬再交提督從嚴查禁將原板盡行燒燬如有私自
存留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是問
十九年甲戌九月戊子
上諭內閣仰惟
列祖創業東土光啟萬年景運
山陵永峙
福佑靈長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三龍陪京
躬親展謁禮成行慶典册昭垂朕寅紹丕基時深景慕緬自

乾隆八年秋瞻仰
橋山迄今已逾十載追遠之誠常如一日本年七月恭奉
皇太后安輿由熱河起鑾取道吉林巡歷遼瀋車駕所至兵
民各安本業風俗淳樸簞路歡迎扶攜恐後具著忠愛悃
忱仰見
先澤留貽久而益懋朕心深用欽慰茲於九月初五等日謁
祭
三陵大禮告成宜敷愷澤其將奉天所屬府州縣乾隆十九
年地丁正項錢糧通行蠲復經過地方前旨所免十分之
三及被水地畝應蠲錢糧仍於明年應徵額內補行豁除

自山海關以外及甯古塔等處官吏軍民人等除十惡死罪外其餘已結未結一應死罪俱著減等發落軍流以下悉予寛免凡我留都士庶尚其敬念根本重地益務敦龐毋忘先民矩矱共享昇平之福永承樂利之休用稱朕嘉惠優恤至意

二十年乙亥正月乙未

上諭內閣前因拉林阿勒楚喀移駐滿洲由打牲烏拉三姓移駐兵一千名曾經奏准但此項兵丁一經遷移不無勞苦移駐伊等原爲移駐京師滿洲起見同一滿洲而將伊等移於遠方亦屬不合著於此一千兵內減去五百名就

近移駐拉林阿勒楚喀該管官員儻不敷用應如何設立管轄之處著該將軍副都統議奏

二月甲寅

上諭內閣八旗滿洲世僕考試漢文祇緣伊等在京相沿日久是以未經停止然多致兩誤罕有成功且一染漢習反棄舊風朕深惡之屢經降旨訓誡其東三省之新滿洲烏拉齊等尤非在京滿洲可比自應嫻習騎射清語以備任用若居京日久亦習漢文考試勢必歧誤而成無用之材况果能將技藝騎射學成可當一切差使承受國恩非必考試始能爲官也著將東三省之新滿洲烏拉齊等考試

漢文永行停止俾其專心舊業方有裨益再從前揀選贊禮郎新滿洲烏拉齊向不與選今於清語旣嫻音韻又好挑選尙屬相宜著將伊等一體入選

二十一年丙子正月甲戌

上諭內閣數年以來朕念滿洲生計維艱曲爲籌畫除八旗額設前鋒護軍馬甲外復特降諭旨添設領催養育兵額缺伊等生計較前已有起色但念現在京中滿洲生齒日繁額缺有定恃一人錢糧供贍多口終恐拮据是以於拉林開墾地畝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滿洲前往屯種此欲我滿洲世僕仍歸故土生計充裕至意非如不肖犯法發往

拉林者可比即如此次前往人等由京起身之先每戶賞給治裝銀兩沿途復給與車輛草束到彼又賞給立產銀並官房田地以及牛具籽種等項計一戶需銀百餘兩則所遣三千滿洲用銀不下數萬餘兩朕所以不惜此費者蓋欲伊等永遠得所曲爲體恤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節用度以墾屯爲務稍有餘暇勤習騎射技勇設所學有成在彼處又可挑取馬甲差使未嘗無出身之地著傳諭該將軍副都統等詳悉曉諭但此次遣往人數甚多良莠不一設有不肖匪類恣意橫行或不願彼處安生潛逃來京者該將軍等一經拏獲即行奏聞於彼處正法示衆

決不姑息

二十四年己卯二月癸亥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善奏稱協領同海海保佐領色克什慧色等拏獲偷買人蔘之陳中元等十三名搜獲人蔘三千二百七十二兩併查出元狐及馬匹銀兩等物又甯古塔副都統和琇阿所派防禦德保等拏獲孫光昭等二名私買人蔘一千四十五兩一併解送前來請將買蔘十數兩自行藏帶人犯照例擬徒其偷買數百兩以上者加等治罪所獲馬匹銀兩獎賞兵丁狐皮人蔘俱已遣人護送等語薩喇善此次辦理甚屬妥協拏獲人犯即照所奏

辦理所派官兵亦甚出力自應加恩但止將所緝銀兩賞給爲數無幾兵丁人多尚覺不敷且官員亦應加恩著寄信薩[illegible]諳合將如何分別賞給之處查明議奏

九月壬申

上諭內閣朕恭閱

世宗憲皇帝實錄內載辦理船廠事務給事中趙殿最條奏船廠地方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欽奉

皇考諭旨仰見我

皇考期望八旗務令崇尚樸誠勤修武備之至意實當永遠欽遵爲萬世不易之準而凡滿洲人等所以是訓是行務

爲屏虛崇實者無不備於此矣去歲文童應試伊等私行
傳遞繼復肆行喧鬨經朕治罪並降旨令三品以上大臣
子弟嗣後有願就試者必國語騎射兼優方准奏聞應試
蓋恐滿洲人等惟務虛文不敦實行以致舊日淳樸素風
漸至廢棄耳乃蒙我
皇考早鑒及此諄諄戒諭以滿洲惟務讀書儒不能精諳優
通恐武事既廢文藝又未能通徒成一無用之人耳是朕
不得不如此辦理亦惟兢兢仰體
皇考明訓並非有意裁抑一概不准考試也今歲鄉試屆期
伊等又不遵旨具奏竟潛任伊等子弟悉行應試朕復降

旨將伊父兄等內惟身在軍營及職居外任不知情者加
恩寬免所有在京隱諱不行具奏者俱行治罪此非以其
已奉明旨尙爾朦朧僥倖之所致乎觀此則滿洲人等之
崇尙虛文不思遵守舊俗所關綦重實不可不急爲挽回
整頓者嗣後各宜痛懲陋習益盡力於滿洲應行勤習之
武略以仰副
皇考再三垂訓之心及朕祇奉闡明多方開導之苦心著通
行曉諭八旗將此並勒於各旗操閱兵丁處碑陰永遠遵
行
二十六年辛巳六月辛未

上諭內閣據恆祿等奏松花江下游伯都訥所屬地方旗民驛站人夫口外蒙古等設網打魚率多爭競請分定邊界計網徵稅以杜訟端等語吉林伯都訥等處滿洲蒙古民人多藉漁獵為生越界捕魚事所不免著派貝子瑚圖靈阿馳驛前往與恆祿傳集及該盟長等秉公查勘分定地界嚴禁越境捕魚以杜訟端以資伊等生計

二十七年壬戌正月壬寅

上諭內閣向來打牲烏拉採珠人等間有淹斃並無恩賞嗣後著照恩賞兵丁白事例加一倍賞給

七月壬戌

上諭軍機大臣等朝銓等奏朝鮮國民由何處進邊三水府之嘉義普正地方係屬何省無憑可查等語前禮部奏朝鮮國咨稱逃人越境一事即傳諭盛京吉林將軍等嚴查關據恆泰奏三水府嘉義普正與盛京所屬地方相直等語恐伊等查勘未周因諭朝銓詳查今覽朝銓所奏復互相推諉朝鮮邊境與盛京吉林接壤不出於彼即出於此況朝鮮咨文內有三水府嘉義普正奸民沿海滋事看來朝鮮民人過江即入嘉義普正其地與盛京相直即盛京所屬與吉林相直即吉林所屬有何難查之處而乃彼此推諉惡習相沿如此試思今縱查出不過得失察之咎耳

因避小處分而隱匿欺罔致干大戾孰輕孰重伊等何不知之此事雖小不可不明白查辦著交恆祿布顏達賴親赴朝鮮邊境詳細查勘具奏

十一月戊辰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恆祿等奏稱巡邊至鴨綠江擒獲朝鮮國捕貂人八名詢知伊國卡座已撤是以潛行前來當交吉林兵丁看守夜中逃逸四名請將值班驍甲柳貴革退佐領碩布闊及恆祿等交部查議等語朝鮮國人私行越境捕貂拏獲後復令逃逸疏忽已極所有看守兵丁著照所奏柳貴革退碩布闊恆祿俱交部察議至該國既於江

邊安放卡座理應長設不宜撤回以失防範著交該部行
文嚴飭外并令將逃犯四名查拏治罪

十二月己亥

上諭內閣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向因風俗淳樸地方甯謐是以三省旗員皆放本處之人即副都統城守尉大員亦有簡放本處者據今看來大非昔比犯人偷蔘拒捕種種不法皆由該管官員平日互相徇縱不能約束所致該處大員之缺若仍放本處之人彼此迴護頹俗斷難整飭嗣後遇有東三省副都統城守尉缺出或由京師遣往或於別省調補著交該部臨時將在京及各省應放應調人員

開列職名請旨著爲例

二十八年癸未六月辛丑

上諭內閣據傅亘奏吉林失火燒燬旗房四十三間民房一百九間尚能自行修葺不致踴歷等語旗民房屋焚燒甚多恐未能一律修蓋交傅亘詳查其中間有拮据無力自辦者著加恩賞賚

十一月壬午

上諭內閣刑部將由拉林告假來京之閒散三格赴屯與領催關保關殿一案定擬具奏拉林阿勒楚喀派遣滿洲前往原令其耕種地畝永遠居住伊等初去時所有產業諒

已變賣帶往安得復有餘剩其指稱辦理產業祭埽墳塋告假來京者顯係不安本分之徒藉詞託故滿洲世僕無論派遣何處駐防即當在彼安居度日豈可藉端告假來京著將三格告假時給假之將軍副都統交部查議外並將各駐防給假之現在歷任將軍副都統交部查議此後拉林阿勒楚喀等處駐防人等告假來京之處永遠禁止

三十年乙酉九月丁丑

上諭內閣據恆祿奏三姓打牲烏拉額木赫索羅旗丁房屋被水衝坍一百六十四間吉林烏拉三姓拉林官屯地被衝一千四百十六頃應否照前例房屋每間賞銀五錢並

黔屯地應交糧石請旨著照所奏該衙房屋每間賞銀五錢並免官屯應交糧石

三十一年丙戌十二月辛酉

上諭內閣打牲烏拉採珠人等每月俱支給餉銀五錢但伊等生齒日繁生計不無拮据著加恩每月支給銀一兩

三十四年己丑正月辛丑

上諭內閣阿勒楚喀地方既有副都統一員足可兼轄拉林將拉林副都統員缺裁汰選一賢能協領駐劄該處令阿勒楚喀副都統兼管

四月己卯

上諭內閣昨延綏鎮總兵華山來京陛見伊係烏拉齊人不稱外任東三省人多精壯能著軍功若留京錄用既可得力而伊等亦有陞階若用為綠營官員伊等不識漢字豈能辦理營務是以將華山留京補授副都統並著從前含糊保薦華山及兵部揀選之大臣等明白迴奏嗣後東三省人等俱不必補用綠營官永著為例並著兵部將現在各省綠營官內共有東三省人若干詳查具奏

十月庚戌

上諭內閣前以東三省人員不識漢字難以辦理綠營事務諭令兵部查奏遇綠營員缺停其補放至伊等子孫生長

在京者原與舊滿洲無異自應分別揀用此次撤回人員著引見後候旨並交八旗都統等查明在京已歷兩代者嗣後仍准其選補綠營但不可因有此旨於騎射清語皆不學習致染漢人習氣

四十年乙未十月庚寅

上諭內閣向例派員巡察盛京黑龍江吉林三處由都察院衙門奏派科道其寧古塔伯都訥二處由吏部向各衙門查取通曉蒙古言語人員請旨派往同一奏派巡察而或由都察院或由吏部辦理殊未畫一嗣後此五處差務總歸都察院衙門奏派其應需通曉蒙古言語之員即著都察

旣行文咨取再三年請派巡察之例尙覺太近嗣後著於五年奏派一次不必再行請旨著爲令

四十一年丙申十二月丁巳

上諭軍機大臣等盛京吉林爲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殊於滿洲風俗攸關但承平日久盛京地方與山東直隸接壤流民漸集若一旦驅逐必致各失生計是以設立州縣管理至吉林原不與漢地相連不便令民居住今聞流寓漸多著傳諭傅森查明辦理並令永行禁止流民毋許入境

四十三年戊戌八月辛巳

上諭行在內閣盛京等處俗厚風淳訟獄衰息惟因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無知而蹈法網者亦復不免朕恭謁

祖陵禮成行慶業經渥沛恩膏並宜式措祥刑兹敷愷澤所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屬軍民人等除十惡死罪及秋審情實各犯外其餘已結未結一應死罪俱著減等發落軍流以下悉予寬免用昭肆眚施惠至意

九月甲辰

上諭內閣前已降旨於山海關之澄海樓旁建立北海神廟兹稽考祀典北海原於河南濟源縣望祭河南地屬中州且非濱海因於事理未協嗣經改於吉林東門外望祭雖

廟北境然距海尙遠亦非所宜所有春秋秩祀及遇告祭典禮自應恭移於此以協方位至吉林之松花江導源長白襟帶神皋爲本朝

發祥之地綿演億萬載

景祚靈長厥功甚鉅自宜虔崇廟祀用迓神庥已諭令吉林將軍福康安於吉林城外濱江處所度地鳩工興建松花江神廟其一切祀事卽照從前望祭北海之制著禮部載入會典遵行

四十四年己亥七月甲辰

上諭內閣盛京吉林均係國家根本之地境壤毗連盛京旗

入潛往吉林種地謀生本無關礙並非逃旗可比從前弘晌奏請解回治罪之處所辦原屬過當伊等皆滿洲世僕盛京吉林有何區別其正身旗人六戸即著入於吉林當差毋庸解回盛京辦理

五十四年己酉九月丙申

上諭內閣據琳甯等奏查明琿春被水地方請接濟口糧一摺琿春連年被水旗民田地被衝深爲軫念著交琳甯等即散給口糧以資接濟其應交義倉糧石並上年被災借給倉穀俱著豁免琳甯務須妥協辦理毋使一夫失所以副朕撫卹旗民之至意

十月乙卯

上諭內閣據內務府議奏請糶與打牲人等口糧四千餘石以資接濟所糶銀兩於明年秋季餉銀內坐扣完結等語本年六月雨水較多松花江舒蘭河水溢打牲烏拉人等所種田地被衝理宜接濟現在所請口糧即照所奏糶與伊著加恩賞給一半其應扣一半銀兩自明年秋季爲始分三年坐扣以示體卹俾我旗僕生計益得裕如

十二月癸丑

上諭內閣據科爾沁阿奏一年之內並無私造鳥槍照例彙奏等語督撫年終彙奏稽查私造鳥槍一事原屬具文將軍

副都統並無民社之責亦於年終彙奏尤屬虛行故事況
旗人能打造鳥槍甚屬美事嗣後東三省駐防各處將軍
副都統等年終不必彙奏禁止私槍但吉林黑龍江等處
素皆善於騎射捕獵本不需用鳥槍若因停止私槍之禁
專用鳥槍竟致廢弛騎射亦不可不防其漸該將軍等仍
宜加意操演勿專習鳥槍而荒騎射

五十六年辛亥十二月庚戌

上諭內閣打牲烏拉處之打牲壯丁近來生齒日繁差徭較
多雖有二千八百餘分錢糧伊等當差及養贍家口不無
拮据允宜加恩令其生計充裕著再添設每月食一兩錢

糧之打牲壯丁一千名毋庸另加差徭即著與原籍應役人等一體應役以示朕撫郵打牲世僕之意再官員數少約束難周即將現在五品頂帶異長二員作爲四品虛頂帶由驍騎校內添設五品虛頂帶委署翼長二員由委署驍騎校筆帖式內添設六品虛頂帶委署驍騎校二員由領催珠軒頭目拜唐阿內添設委署官二員

五十九年甲寅二月甲申

諭昨據福康安等將查審吉林辦理蔘務虧缺庫項勒派民戶一案分別定擬一摺此案前經副都統秀林查訊參奏該管協領諾穆三托蒙阿早知此事敗露必干查究先將

檔册私行改换並向同案人證及鋪戶等串通供詞希圖掩飾迨至福康安到彼傳提訊問伊等豫經商定遂至扶同供認衆口如一詎肯首先吐露福康安等招內聲稱徧加質對所供俱屬相符之處原不足信諾穆三托蒙阿經管鑪務有年鑪局一切事宜係其專辦乃並不妥協經理以致剋扣借欠日重庫項虧缺滋多又復從慫攤派累及無干民戶實爲此案罪魁茲福康安等將諾穆三問擬斬候托蒙阿問擬發遣新疆業屬將就了事此事因係鑪務近於言利是以朕不加深究即照擬完結該協領等已爲僥倖乃福康安等另片奏稱諾穆三等本身雖查抄入官

尚有兄弟親族擬請將該二犯照例監禁責令將見籌接濟創夫銀三萬兩勒限措交准其減等發落等語實不免意存開脫且近言利矣即如福康安等查出諾穆三家貲內各有數千兩私銀存店據該犯等供稱俱係未虧官項以前先行入本及聞福康安等另措又稱諾穆三家住甯古塔豈有產業典當賣產而來移住吉林等語試思諾穆三原住甯古塔久已安居樂業若非因吉林辦理蔘務可得贏餘諸潤人情安土重遷又豈肯變棄產業遠去其鄉至吉林居住即如兩淮商人在揚州貿易積有厚貲又豈肯無故將其鹽産概行變賣遷往長蘆之理即此一端而

諭可見承辦濩務之員顯有從中滑潤之事其存店私銀必非盡屬伊等貲本乃福康安等於此一節並未一語究詰伊等更事有年不應如此疏漏即以此詢之福康安亦無詞可對至恆秀身爲將軍到任後明知濩局虧短緣由並未據實參奏復私派無干民戶其罪實無可諉試思各省地方官如有虧短庫項私行攤派累及百姓者應得何罪福康安等豈不知之乃僅將恆秀於托蒙阿流罪上減一等問擬杖徒又以伊係宗室押帶赴京交宗人府照例辦理顯係福康安與恆秀誼屬姑表弟兄有心徇庇從寬定擬希圖含混了事至胡季堂因其係漢大臣無可瞻徇

是以派令前往會同審辦即云吉林官員多習漢語伊未能通曉蒙務亦非所悉但如諾穆三祗居甯古塔若非貪圖護局霑潤因何變產移居吉林此等情節顯然朕一經披閱即行看出胡季堂久辦刑名豈竟見不及此乃亦置之不問是此事胡季堂松筠不過隨同附和聯銜入奏又安用派令伊等前往會辦爲耶福康安受朕厚恩特加簡派自應秉公持正方爲無負任使乃瞻顧親誼曲庇局員本應治以應得之罪因念其辦理廓爾喀一事不辭艱險著有勞績是以姑從寬宥但伊審辦此案種種瞻徇豈能於朕前調停混過若朕必欲徹底根究無難再派和珅前

往覆審設和珅又復瞻徇情面將就完案朕即可提至京
中親加研鞫一經得實又何難一併治以徇隱之罪朕特
以此事究因邊務起見且不爲已甚是以不復深加究詰
福康安胡季堂松筠著嚴行申飭至此案昨經福康安等
奏到經朕看出詳細指斥即令軍機大臣繕寫飭諭而軍
機大臣亦復意存瞻顧遷延觀望並未即日擬旨進呈見
距歸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臨御即一日倍加兢業豈
容大臣等顢頇從事阿桂和珅王杰福康安董誥俱著交
部議處朕今年八十有四幸叨
昊眷精神强固辦理庶務鉅細靡不躬親於臣下功過權衡

至當雖見値盼雨焦勞亦不肯因此倦勤稍有忽略且亦非因心不快辦理從嚴也內外大臣尤當仰體朕心倍思勤惕以期無負朕諄諄訓誡至意